

# 感恩的回報

村裡有對兄弟，哥哥叫大亮，弟弟叫小亮。小亮雖然比大亮小兩歲，但比哥哥聰明，兩人同時讀完了高中。當時，高中生在農村儘管非常稀缺，但若沒有關係，照樣回家務農，這可急壞了兄弟倆的父親，他四處求爺翁告奶奶，想為兩個孩子找個體面的工作。

這天，省城的親戚托人捎來信，說是省城一家機械廠招收高中學歷合同工，截止到第二天上午。大亮家離省城有一百多公里，必須馬上出發。可父親在家翻來找去，也只找到八元錢，這僅夠買一個人去省城的車票。

父親說：“大亮小亮，你們倆跟我一起去隊長家說說，或許能借到去省城的路費。”

小亮推辭道：“爸，我還有事，你跟我一起去吧。”於是，父親帶著大亮去了隊長家。可他家是缺糧戶，還欠著隊裡的錢呢，隊長不批，大亮只好垂頭喪氣地隨父親一起回家。

到了家，大亮見桌上放著一張紙條，上面寫著：“對不起，大亮，我先走一步了。”原來，小亮早預料到隊長不會借的，但他實在不願失去這個難得的機會，怕夜長夢多，便拿了家裡僅有的八元錢，獨自一人上省城應聘去了。

到了省城，小亮一下車，便直奔機械廠，可招聘工作組已經下班了，有人告訴他明天早上再來。小亮只好折回車站，準備在那裡過夜，他突然發現自己好幾個月沒有理髮了，就這樣蓬頭垢面地去應聘，肯定要減分的。為確保萬無一失，他決定去理髮，可一摸口袋，一個子兒都沒有，這可怎麼辦？

走著走著，一家理髮店映入眼簾，小亮想了想，走進去坐到椅子上說：“師傅，理髮！”一位小師傅走了過來，給小亮圍上圍布便開始理髮。

理到一半時，小亮突然生氣地說：“你會不會理髮？手腳這麼重，快把我的頭皮給割出血來了！”小師傅一邊道歉，一邊輕手輕腳地繼續為小亮理髮。可小亮並不買他的賬，反而更加大聲地呵斥道：“拉倒吧，這麼不會理髮，我不理了！”

這時，旁邊的老師傅停下手中的

活兒，走過來對小師傅說：“讓我來吧。”可老師傅沒動幾剪刀，小亮便跳了起來，直嚷嚷：“你們師徒倆手腳都這麼重，我不理了！”這下，老師傅也來了氣：“不理就不理，讓你頂著理了一半的頭髮，走到大街上去人現眼去！”

小亮也不管這些，抬腿便走，可沒走幾步，小師傅從後面攔了上來，攔住小亮說：“你身上的圍布還沒脫呢！”說著，他把小亮拉回了店裡，讓小亮脫下圍布。

小亮早看中理髮店牆上的一頂鴨舌帽，拿起帽子便戴在頭上說：“理得這麼難看，這頂帽子先借我，否則，我怎麼面對大街上的人？”

老師傅默許了，他覺得這頂帽子跑不掉，到頭來，小亮還得乖乖地跑回來，求他幫忙理完剩下的頭髮。

而小亮呢，則戴著帽子在大街小巷溜達。突然，他看見小巷深處有家簡陋的理髮店，一個師傅正閑坐著，便走上前去問：“師傅，理個發多少錢？”“五角。”師傅答道。

小亮追問道：“那理半個頭呢？”師傅一聽，覺得好笑，頭也不抬地答道：“不收錢！”

小亮一聽，一屁股坐到椅子上，高興地說：“多謝師傅！”那師傅一把掀開小亮頭上的帽子，才知道上了這小子的當了，可話已說出口，也只好給他理髮。理完發，小亮丟下帽子說：“這個值五角錢吧，我不會讓你白忙乎的。”

第二天一大早，小亮就往機械廠門口跑，那裡早已圍攏了黑壓壓的一大群人。他過五關斬六將，經過重重考核，最終被錄取了。此時，小亮流下了激動的眼淚，心想：大亮，對不起，不要怪我，我實在不願意在農村翻一輩子土渣。

當天下午，小亮來到集體宿舍，卻發現了一個熟悉的身影，他走上前一看，高興地跳了起來：“大亮，你們跟隊長借到錢了？”大亮搖搖頭說：“隊長哪肯借錢給我們？”“那你是怎麼到省城的？”大亮長歎一聲：“說來話長。”

原來，面對這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，大亮也不肯放過。當他看到小亮



的紙條後，也不管自己有沒有錢，抬腿就來到了鎮上。見一輛客車來了，大亮二話不說便招手上了車。車子開了好一段時間了，售票員才過來問：“去哪？”“縣城。”

售票員伸出手說：“三元。”大亮的心怦怦直跳：“不，不，不對吧，平時只收一元……”大亮故意裝裝巴巴，想博取同情。

不料，售票員一聲斷喝：“停車！”只聽“嘎”的一聲，車停了，售票員站起來說：“到底是給錢還是下車？”眼看拳頭就要落在自己身上了，大亮只好下了車。所幸的是，此時客車已經駛出快兩站了。

就這樣重複了三次，最後一輛車離縣城只有一站了，大亮上車後，儘量躲在一個大個子乘客後面，但還是被眼尖的售票員發現了。好在這次是個年長的售票員，見他可憐兮兮的樣子，起了憐憫之心，跟駕駛員好說歹說，總算帶他到了縣城汽車站，可那時已經是下午五點多了。

大亮跑到售票處一問，只有最後一班去省城的車了，而且乘客已經陸續陸續在上車了。之前的計謀再也不

可能複製了，怎麼辦？

這時，大亮看見一個瘦弱的女人背著一大包行李，步履蹣跚地向客車走去。

大亮靈機一動，趕緊上前幫那女人背起行李，然後一起向客車走去。到了車旁，大亮上了車頂，女人在下面將行李遞給了他，大亮說：“你上車吧，我會幫你行李綁好的。”

女人以為大亮是車站的工作人員，便放心地上車去了。見沒人注意，大亮將自己埋在車頂的行李堆裡，用網兜兜好。就這樣，大亮總算來到了省城。

小亮聽完，慚愧道：“哥，是我不好，不該獨自一人拿走了錢。”大亮坦然一笑：“多虧你先走，要不，咱倆誰也到不了省城。”

於是，兩兄弟就開始在這機械廠上班了。機械廠的合同工每月工資只有十八元，若轉為正式工，工資就是五十元。因此，兩兄弟平日裡刻苦鑽研技術，憋著一股勁兒，爭取早日轉正。可每年轉正的名額只有十名，而且九名是國家戶口的合同工，僅有一名留給農村戶口。小亮頭腦靈活，學

啥會啥，在全廠合同工技能大賽中，三次奪魁。大亮儘管十分刻苦，但只得了一次冠軍，他今年要想轉正，簡直比登天還難。

然而，到了年底，廠辦卻通知大亮去辦轉正。小亮心裡那個窩火呀，直接找到辦公室主任質問道：“你們沒弄錯吧，那是我哥大亮，我才是弟弟小亮。”

主任卻說道：“沒弄錯呀，我們找的就是大亮。”他抽出幾張報紙，遞給了小亮，“你好好看看，好幾篇都是報導大亮的，他這個人不僅技術過硬，而且人品好，特別懂得感恩，他不僅為自己贏得了他人的尊重，同時也為我們廠爭光了，讓這樣的人轉正，順理成章呀！”

原來，大亮進廠後，每月省吃儉用，直到第五個月，才湊滿了八元錢，直奔縣城汽車站。他找到車站領導，要歸還自己來省城的車費。後來，這事被省報的一名記者知道了，寫了篇報導登在省報上，之後又被省內外多家報紙轉載，這才引起了廠領導的高度重視。



黎瑞剛是街道辦主任，為了評上“全國衛生城市”，近一年來，他可謂嘔心瀝血，沒睡過幾個囫圇覺。別的不說，光路口的一個公廁，就夠他忙的了。公廁在十字街口，每次上級領導來檢查衛生，經過那裡時都免不了進去轉一轉。

有一次，公廁本來乾乾淨淨，誰知忽然來了一幫建築工人，腳上沾滿泥巴，嘴裡還叼著煙，瞬間，公廁的衛生毀於一旦。偏偏在這個時候，上級領導來了。剛進去呢，就捂著鼻子跑出來了，裡面煙霧繚繞，還臭烘烘的，怎受得了？結果被扣了分。這自然要怪黎瑞剛了。

這天，得知上級要來檢查衛生，黎瑞剛決定親自“督戰”，守在了公廁門口。有了上次的教訓，他絲毫不敢懈怠。要知道，公廁衛生是否達標，直接關係到城市榮譽啊。到了公廁，黎瑞剛進去轉了一圈，甚是滿意，然後吩咐保潔員在門口立了塊“公廁維護中”的牌子。碰到如廁的，就說正在維護，請稍後再來。這招很管用，沒碰到一個“硬闖”的。忽然，不知從哪兒冒出一個小夥子，急匆匆地徑直往裡跑。保潔員趕緊攔住他，責問道：“沒見公廁正在維護嗎？”小夥子嬉皮笑臉地說：“抱歉抱歉，我實在是憋不住了。”說著硬往裡走。黎瑞剛眼看保潔員難以招架，便拽著小夥子的手，喝道：“你現在不能進去！”小夥子來了氣：“你們怎麼這樣？我真的憋不住了！”說著使勁掙脫了手，一貓腰，跑進了大廁間。等黎瑞剛和保潔員追進去，小夥子已經蹲下，頓時，一股臭氣撲面而來。在拽拉的過程中，“公廁維護中”的牌子被踢到了一邊。這時，正好來了幾個如廁的，等黎瑞剛回過神來，已經無法阻攔了。很快的，公廁的衛生又被毀了

。都怪黎瑞剛運氣背啊，正當公廁一片烏煙瘴氣的時候，偏偏上級領導來了。自然，又被扣了分。

這一次，黎瑞剛被直屬領導一頓臭罵後，立下了軍令狀，說再維護不好公廁的衛生，就引咎辭職。一個月後，得知上級又要來檢查衛生，黎瑞剛暗暗攥緊了拳頭。俗話說：吃一塹，長一智。這一次，他不但在公廁門口立了牌子，還讓兩名年輕力壯的職員一左一右守住大門，好不威武。一個多小時過去了，如廁的人全被擋在了門外。突然，來了一個消瘦的中年男子，說要上廁所。黎瑞剛沒好氣地說：“沒見正在維護嗎？等會再來吧！”中年男子只好捂著肚子，走了。過了好一會兒，中年男子又來了。黎瑞剛說還沒維護好。中年男子十分納悶：“不會吧？維護廁所用得這長時間嗎？”保潔員接茬說：“呵呵，領導沒來，你今天就甭想上廁所了。”“領導？這跟我上廁所有什麼關係？”中年男子滿臉詫異。黎瑞剛不耐煩了：“跟你說了你也不會明白，別再搗亂了，趕緊走吧！”中年男子來氣了：“什麼叫搗亂？為了應付領導檢查，你們就讓我拉到褲襠裡？真是豈有此理！”他說著硬要往裡走，誰知兩個守門的卻死死拉住他。中年男子氣壞了，大叫著：“我真的內急呀！”黎瑞剛說：“內急也不行，你就別再跟我過意不去了，行不？說不定領導一會兒就要來了。”這時，直屬領導急匆匆趕了過來，上氣不接下氣地說：“我的黎主任，剛剛得到消息，說這一次領導是暗訪，已經到了你這邊……”說著，他的目光忽地定格在那個中年男子身上，愣怔片刻，不由得驚叫道：“王處長——”頓時，黎瑞剛目瞪口呆……

## 公廁維護中 乞丐的玉佩

小鎮的東街巷口又出現了一個生臉乞丐。估摸著有12歲了吧，模樣也生的白白淨淨，粗布襪衣倒也算乾淨。哎，不過生不逢時，偏偏又是一年旱災，各地都是災民，連官衙都管不了那麼多，乞丐多的見怪不怪。

就在這個巴掌大的小鎮上，不知道從哪裡冒出來一個眼尖的人，據說曾看到過東街巷口這個小乞丐身上曾佩戴這一塊綠澄澄的玉佩，看著價值不菲。小小的談資在百姓的飯後龍捲風似的席捲起來，各種猜測都湧了出來。

據說前段時間，有個達官貴人的獨子跟著流動災民走失落魄為乞丐，一段時間後，那大官派的大撥人馬終於發現少爺的蹤跡，最後風風火火的八抬大轎抬走了，臨走的時候，把曾經救濟過他的人都賞銀百兩，而欺負過他的人最後都成了缺胳膊少腿的。

看著那小乞丐白白淨淨的臉，以及身上佩戴著價值不菲的玉佩，說不定就是哪個官人的公子哥呢！

選正在猜測的時候，北街的勢利眼張嫂終於率先行動了起來，包了三個雞蛋四塊餅，風風火火趕到了這個巷口，一眼便認准了這個乞丐。

“孩子啊，餓壞了吧，來這是嫂給你的，拿著啊，有啥缺的儘管和嫂說，嫂在北門第二戶，以後有啥千萬不要忘了嫂啊……”

這下蠢蠢欲動的人們可是按耐不住了啊，這個孩子以後可是一個搖錢樹啊，怎麼能讓張嫂剪了便宜去！

“孩子啊，這是奶奶親自烙的餅，以後啊，你就可以當我是你的親奶奶，對了，我家在這條街第三戶……”

“孩子孩子，這是我新磨好的豆腐，我就在這條街賣豆腐，你也在這條街，咱們真是緣分啊，我是這條街第……也千萬不要忘記我啊！”

越來越多的人來送東西，有吃的，穿的，甚至還有玩的。有特意來送等回報的，還有覺得其他人都送，怕到時候會吃虧的，反正隔一會便回來一個人，好點熱鬧。

那個小乞丐並不知道怎麼回事，凡是送來就拿著，不要白不要。不過同行的另外一個乞丐可就忍不住了。

“你，真的是一個公子哥？”

“什麼公子哥？”

“你身上的那個價值連城的玉佩呢？”

“什麼價值連城啊，有天出門撿的，揣在身上揣了幾天，不過是個假的，不值錢”

